



阿Q正传

——鲁迅小说集



封面设计：丛容设计室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阿Q正傳

——魯迅小說集

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 Q 正传:鲁迅小说集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55
ISBN 7-5059-2206-8

I. 阿… II. III. 鲁迅小说 IV. I21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0664 号

阿 Q 正传——鲁迅小说集

鲁迅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8 插页 262 千字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059-2206-8 定价: 12.80 元

I·1577



鲁迅 革命命革命革命

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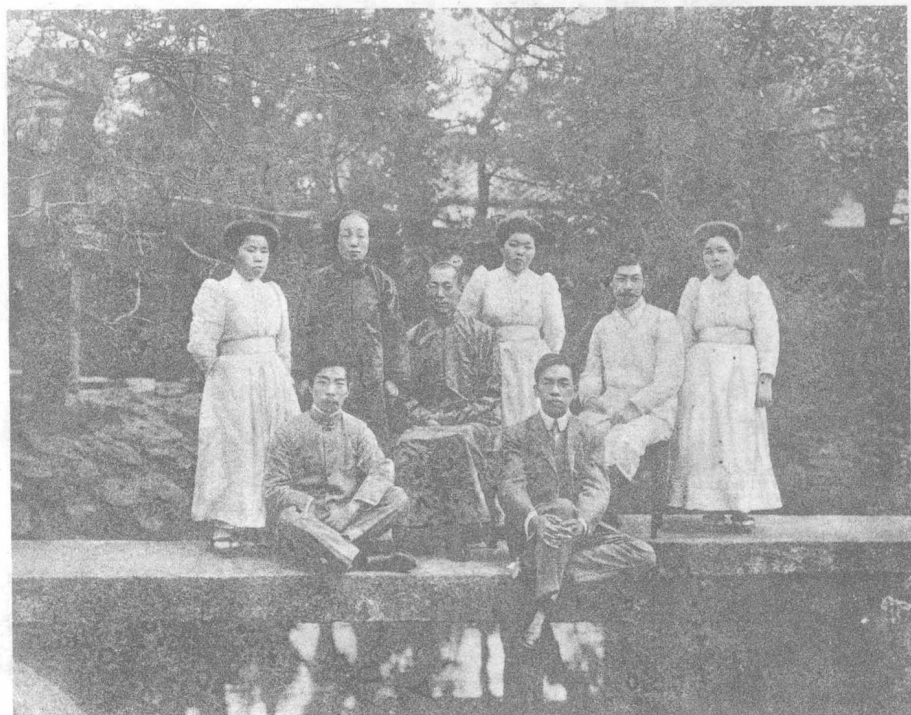
“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”

1930年9月25日摄于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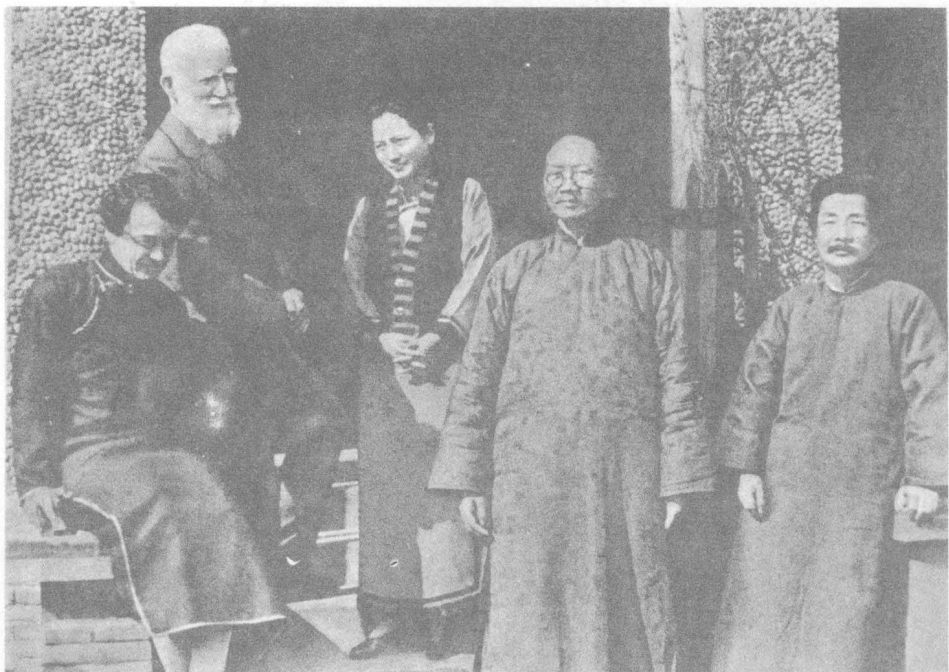


辛亥革命后所摄

1912年摄



与许寿裳等合影
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
前排左起第一人为鲁迅



中国民权保障同盟
总会欢迎英国作家
萧伯纳时合影

1933年2月17日摄

于上海中山故居

右起：鲁迅 蔡元培

宋庆龄 萧伯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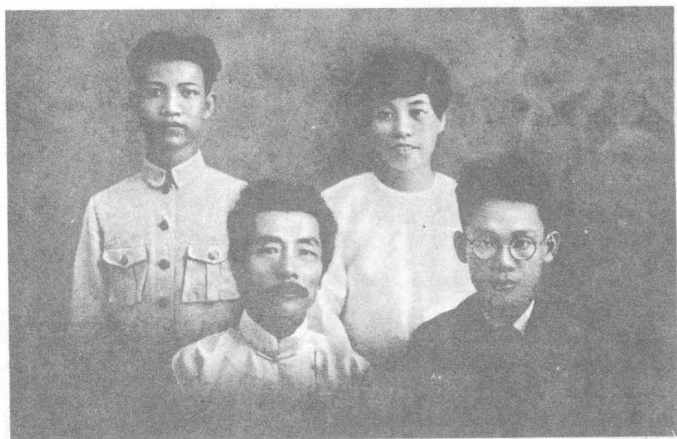
史沫特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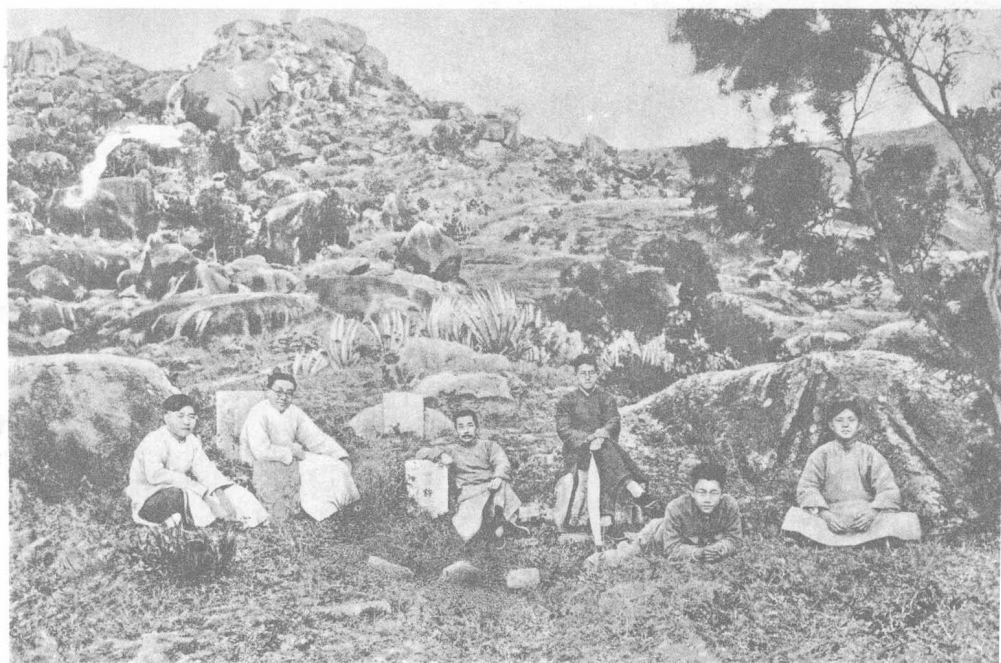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三岁生日

1933年9月13日

摄于上海



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西关 前排左起第一人为鲁迅 后排左起第二人为许广平



向厦门大学辞职后与“泱泱社”青年合影

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南普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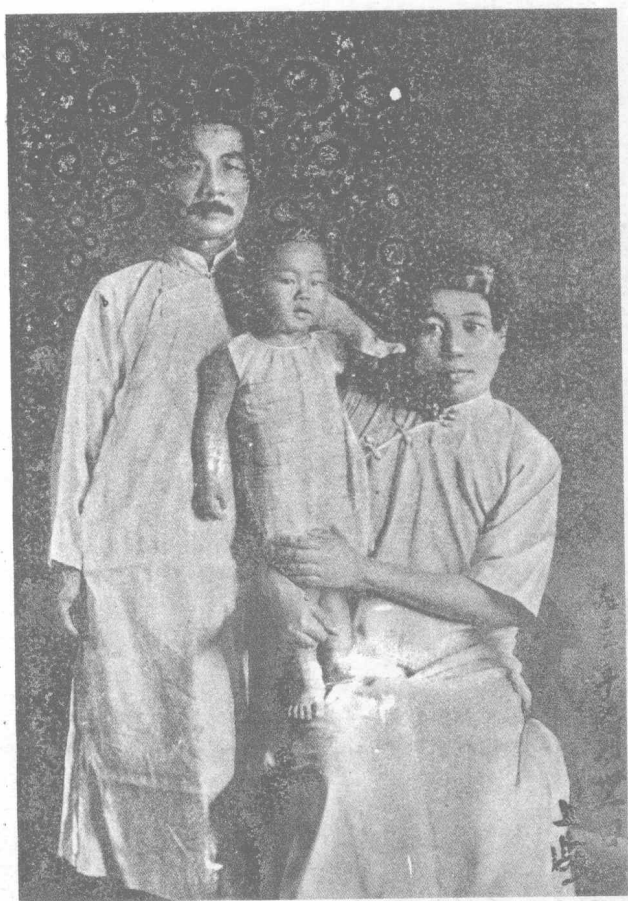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所摄
1936年10月8日摄于
上海八仙桥青年会



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

1904年摄于日本仙台 左起第一人为鲁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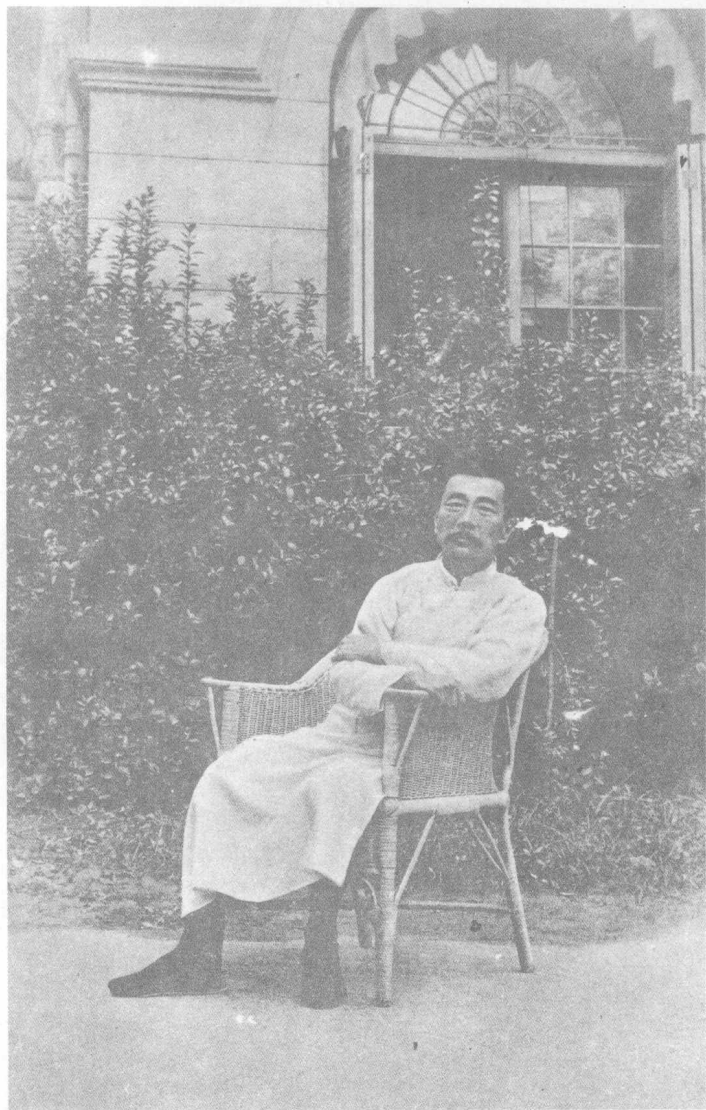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与许广平
海婴全家合影
1931年7月摄
于上海

留学日本时

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





在白色恐怖下“左联”秘密为鲁迅作“五十周年纪念”时所摄

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

目 录

呐喊

- 自序 (3)
- ✓阿Q正传 (9)
- ✓狂人日记 (49)
- ✓孔乙己 (60)
- ✓药 (65)
- 明天 (75)
- 一件小事 (82)
- 头发的故事 (85)
- 风波 (90)
- ✓故乡 (98)
- 端午节 (108)
- ✓白光 (116)
- 兔和猫 (122)
- 鸭的喜剧 (127)
- ✓社戏 (131)

彷徨

- ✓祝福 (145)

鲁迅小说集

√ 在酒楼上·····	(161)
幸福的家庭·····	(171)
肥皂·····	(179)
长明灯·····	(190)
示众·····	(201)
高老夫子·····	(207)
√ 孤独者·····	(217)
√ 伤逝·····	(239)
弟兄·····	(259)
离婚·····	(270)

故事新编

序言·····	(283)
补天·····	(285)
奔月·····	(295)
理水·····	(307)
采薇·····	(323)
√ 铸剑·····	(342)
√ 出关·····	(361)
非攻·····	(371)
√ 起死·····	(383)

呐 喊

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连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

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豫备卒業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